

續編

非徵

和書門類

四册	二架	六函	二四五一七號	和書門類
----	----	----	--------	------

九一	二四五一七	和書
一函	四册	
一	架	

四

經說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24517
冊數	4 (4)
函號	191 215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非徵卷之七

大阪中井積善子慶甫著

門人早辨之士譽較

憲問

○首章

徵曰。憲之猶介。是果何所據。宋儒恣以己意。品自古人。替哉。

非曰。原憲為孔氏宰。而辭其粟。有所不為之猶。可知矣。亡在草澤中。見子貢。稱貧而非病。有所守之介。可知矣。朱子所據。近在乎論語史記。而渠不之知。憲隨

非徵

卷之七

憲問

稟德堂

之甚且猶介原非貶詞渠猶尚以恣自病之詈以為
僭然則思孟傳道之醇而渠目為偏駁宋儒闢異端
之力而渠目為佛老之遺朱子之閱博精通集諸儒
大成而渠目為不學無術輒謂孔子後唯我獨知道
公然以筆於書嘵嘵弗已其恣且僭今古無比者謂
之何

○克伐怨欲章

徵曰蓋時人舉當時賢大夫如管仲者稱之克伐
怨欲不行謂不行於其國中也何也仁則吾不知
也與不知其仁焉得仁語勢正同誠使原思問仁

則孔子豈曰仁則吾不知也乎且果如其說乎則
所謂不行云者亦謂不行於其身邪古豈有是言
哉人之不知文章一至是極吁

非曰時人稱賢大夫之說鑿空杜撰不足道也原憲
固非問仁蓋其所主在四者之不行而自擬以仁故
孔子答以其難而後繼以不知仁亦猶子張擬子文
文子以仁先舉其行事而答以忠清及其再問乃答
以焉得仁也與直問仁不同者可見矣渠以其語勢
為行乎國中之証則不知何謂凡行云者身之所為
已故身在家則行於家也在國則行於國也在天下

則行於天下也。此章不言家國天下，而單言行其為，行於一身也。的矣。渠懸空以為國中，又惡知其非千室之邑百乘之家乎。其意豈謂以邑則猶小，以天下則已大。故折中以為邦國也。邪是亦無替之甚者。包咸曰：四者行之難者。皇侃曰：人能不行此四事，其平正貼於經文。舉如此，何不知文章之有今也。悍然削舊義，創臆說，強以濟安民之家言人之剛愎自用，一至此極。吁。

○或問子產章

徵曰：郭忠恕佩觿集云：彼彼上，甫委翻。彼此下，甫

委水義。二翻論語子西彼哉。又小補韻會引廣韻云云。今按從人為優。

非曰：徂來好奇之癖，輒引僻書。然唯言從人為優，不舉其義，不亦踈乎。埤雅曰：彼邪也。佗解無所見。夫彼哉邪哉，嚼蠟甚也。昔者或舉經義異說，問於尹彥明。彥明艷然不答。既而曰：說經而欲新奇，則亦何所不至矣。可畏哉言乎。其弊果至如此。

徵曰：人也。奪伯氏。此問也。貧而無怨，此答也。言使民如此也。管仲能使伯氏貧而無怨，是治邦者之所難耳。何晏下章無解，是必連無怨為一章，而邢

曷不知之別為一章耳。

非曰。若其說貧字。上有使民二字。而後為可通。不則是無頭之語。何晏無解之章。不啻此惡乎。得以為証。尤渠所主之說。其強如此。餘何必煩辨。

○管仲二章

徵曰。若無安民長人之德。烏得為仁乎。

非曰。徂來於前篇。長公治有言。朱子延平說。皆至於管仲而窮矣。辨名亦言三仁以德。管仲以功。皆以安民言之。宋儒求仁於心。故其說至管仲而窮矣。甚哉渠之粗鹵滅劣。妄恣排擊。而不自知其說之窮也。蓋其

辨不疎多端。觀諸由賜之問。而可知為蓋夫。二子豈不知管仲霸略之雄哉。但以其忘君事讐忍心害理也。二子疑其不仁。子路故曰。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子貢故曰。不能死。又相之云爾。假使孔門言仁。其義之止於安民。若徂來之說乎。二子雖沉醉大寐之餘。亦不容有此問焉。二子所疑在出處。孔子所許在事業。朱子所謂管仲雖未得為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豈非斷得而明白邪。張南軒曰。只為子路疑其不仁。子貢疑其非仁。故舉其功以告之。若二子問管仲仁乎。則所以告之者必異矣。是說亦能發揮為

獨徂來擔板之見固執夫子許功之言不復致察於
 二子之問遂為一切之訓以謂孔門論仁本皆如此
 胡其謬哉且也家語曰召忽雖死遇與取仁夫召忽
 之死與安民不相涉孔子曷以稱其取仁左氏范文
 子稱於楚囚鍾儀曰言稱先職不背本也不背本仁
 也蓋召忽亦庶乎不背本之仁而鍾儀賤工固非有
 安民之事此皆足以考渠之謬矣予嘗言吾觀於管
 仲章益信程朱說仁之密而徂來之說至於管仲最
 見其窮矣為是也朱子嘗有言文字元來直是難看
 彼才得一說終身不移者若非上智即是下愚夫硬

為安民一切之說不復顧窒礙焉者要亦下愚也已
 矣。

○公叔文子章

徵曰仁齊先生曰文子薦僕纔一事之善耳然其
 得美謚如此則忘已薦賢之為美德從而可知矣
 有味乎其言之也洪氏規規計其三善可謂陋已
 果其言之是乎如不耻下問更有何善文曰謚莫
 大於文焉雖有它善皆止已之善而獨薦賢之益
 莫有窮盡故於謚法得稱文焉
 非曰薦賢者不知人而能為乎能知而薦之所以事

君也。仁齋與洪氏奚擇哉。渠乃味於彼而陋於此。一
 從一違。不知何所底止也。敏而好學。是好之善也。不
 耻下問。是問之善也。事不同而其為善也均。故皆可
 以為文矣耳。復奚容於疑。渠特以薦賢之益限於謚
 法之文。果爾敏而好學。不耻下問。皆止已之善。而未
 有薦賢之益。則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其不通已甚。
 抑據檀弓。文子之謚。初非為薦。孔子特謂此一舉
 亦不愧於謚耳。仁齋徂來皆不之察。遽謂文子之文
 獨係乎薦。一倡一和。主張弗措。豈不繆乎。

○陳成子弑簡公章

徵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
 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程子曰。此非孔
 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宋儒之論。每
 每如此。唯論其義。而不問事之可為與不可為。真
 經生哉。

非曰。或問於朱子曰。程子以左氏所記為非。夫子之
 言。然則夫子之戰。將不復較其力之強弱。而獨以木
 義驅之耶。朱子對曰。程子之言。固有是矣。然其所謂
 必有處置。謀而後行者。則非不量力而浪戰也。左氏
 所記。蓋當時傳聞之謬。以象人之腹。為聖人之心者。

而程氏門人記其師說又不能盡其意之曲折所以
 啓讀者之疑耳或又以程說為問朱子對曰聖人舉
 事不會只理會義理都不問利害須是可行方得此
 事聖人亦必曾入思慮但却不專主此也朱子明辨
 如此惡乎得容喙但來毫不之知嗚嗚費詬訾為可
 哂矣夫中間三十年之宋學所讀何書殊可恠也
 已

○子路問事君章

徵曰欺有欺侮之意子路行行未免此失耳
 非曰渠一意謂孔門因材而薦宋儒救失之說非孔

子教方予已辨于上篇首章渠今復曰子路未免此
 失孔門奚以救失之屢矣

○君子思章

徵曰孔子思周公而至於夜夢之故君子之道不
 可執一以廢百焉宋儒主一無適原於此執一以
 廢百者也

非曰凡聖賢之言一句有一句主意一章有一章發
 揮善讀者默識融會而理自躍如也矣夫思不出位
 不踰其分也孔子憂周公憂世道之深也義各有攸
 當不可比並而論焉但來遽謂孔子之思出位因以

論一之不可執其亦誤矣且夫豪傑而慕豪傑如諸葛武侯在隴卦以管樂自比焉豈容律以出位哉由是觀之聖人而愛寐聖人亦其宜矣吾唯見其當分未見其出位也宋儒主一之義其說甚長約而言之只是心主一事而不二三也敬齋箴曰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言心之達於事又曰弗貳以二弗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言事之本於心盡矣鄉黨詢詢朝廷便便食不語寢不言豈非主一哉不知孔子亦舉一而廢百與如聽於奕秋而思鴻鵠此之謂二三而不主一焉若祖來所見專心而

奕秋之聽者乃執一以廢百也其謬童童矣徵曰此章必有所指何則後世多以官位並稱而古者曰官爵而已矣上位下位亦非官位之謂也凡謂之位者皆謂其所立之位也皆以行禮言之非曰是章位字非官位之謂而凡位字因所立得名固也但渠所辨疏且拘矣爵亦位位亦爵通而稱之古者曰官爵而不曰官位言語之倫適然耳記曰王者制祿爵衣氏曰鶴實有祿位爵位互言可以見也但爵字一定位字泛用是為異耳位字既泛則貴賤上下人所立皆是位胡必以行禮言之渠曲證以

捏合於家說。謂此章有所指。遂歸諸祭祀。杜撰殊甚。其餘蘭洲先生之辨備矣。

○君子耻其言章

徵曰。朱注。耻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辭。分

作而截失而字

非曰。凡義分而截以而字中遞之。文法之恒如節用

而愛人。敏於事而慎於言。隱惡而揚善。學不厭而教

不倦。皆可以見焉。朱注何失而字之有。

○不逆詐章

徵曰。孔安國云。先覺人情者。是寧能為賢乎。古人

之解。不失於辭者如是。後儒昧乎辭。亦不知抑亦字是字未穩已。

非曰。抑反語。辭蓋不逆不億。則若不能察乎幾微焉。

而賢者自有不然者。故以反語發其意矣。夫逆之億

之。皆求察之意。賢者不逆不億。而能察焉。故亦之是

字不誤。解苟從朱注。抑亦字是字。其穩甚矣。渠據古

注。以下二句為覆說。上二句反語。辭乃為不穩已。渠

妄謂後儒昧乎辭。是已之昧乎辭也。已矣。

○莫我知也夫章

徵曰。莫我知也夫。謂世主無知孔子者也。凡古書

言人不知者皆言在上之人不知也故曰不知則其不能用者可知已

非曰世主之不知孔子而不能用也孔門五尺之童猶能審之子貢曷以有為其莫知子也之疑其說之妄殆如喪心者之言矣如首篇不患人之不知也患不知人也豈在上之人哉其章人字渠亦不得以人君釋為今乃言古書言人不知皆在上之人不知也豈非矛盾也耶其隨處自為說不相管攝焉者大率如茲斯翁粗鹵之甚其於孔門問答往往直簸弄答辭以立異說不復致察於問辭故於章內輒致制

肘不竦例以它章隨即破綻者若是章及管仲二章之類也是可笑之尤者

○子擊磬於衛章

徵曰何晏曰有心謂契契然邢昺引小雅大東契契寤歎毛萇云契憂苦也朱子所以不取者嫌以憂苦視孔子也殊不知聖人亦人耳豈不憂苦乎非曰有聖人之憂有衆人之憂衆人之憂聖人固無之矣聖人之憂衆人胡能與焉蓋邢疏苦字有病渠從之既曰憂苦又曰聖人亦人耳宛然衆人苦惱熱中之憂所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心也宜矣朱子

不取契契憂苦之說也。算瓢陋巷人不堪其憂。顏子亦人耳。奚以不改其樂。知此則知不可憂。苦視孔子矣。

○書云高宗章

徵曰。殷天子久無三年之喪。高宗特行之。孔子引諸侯之禮。其禮弗傳故也。凡古書曰君者諸侯也。又曰檀弓載此而引天子之禮。記者之不善也。世儒多謂諸書直記孔子之言。殊不知言也者不可筆者也。故諸書記孔子之言。皆修辭者也。修辭隨記者之意。故不同焉。不必皆異時之言也。

非曰蘭洲先生稿本有援書辨之曰。大禹謨云。奄有四海。為天下君。顧命曰。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豈可限以諸侯。耶。渠古書君者皆諸侯之說。格矣。但是章曰。薨而不曰崩。朱子因以為諸侯之禮。渠亦不能違。而遽以檀弓記者之不善者強矣。凡記者之異云者。其出乎傳聞之誤者。毋論也。其他措辭有詳略。述意有得失。是已。後世語錄之類。可以見焉。言何不可筆之有。若夫聖人聲為律。身為度。則言出成文。自可以垂萬世焉。者審矣。奚必恃記者修飾。而後傳焉。且縱言之不可筆。而皆係修飾乎。亦唯失則敷衍耳。曷以

變諸侯為天子此而可變以隨記者之意則言天者
 可記以為地言山者可記以為川豈有此理哉抑家
 語禮記與是章事同而文異者朱子無明斷而予別
 自有說然是編主於條朱注之寬則不敢實他說於
 其間以費辨論矣修辭見於易曰修辭立其誠言脩
 省言辭不妄發也始非脩飾之謂也苟事修飾何以
 立誠夫強解以為藻績之義配諸達意以為文章之
 法者眩於明王李氏其繆大矣徂來不之察奉以為
 金科玉條動輒啾啾予也則哂之

○上好禮章

徵曰孔子每曰好古好學好德好仁好禮好義而
 無好知之教故知仁義禮智孔子時所無也
 非曰孔子告子路以六言其一明言好知渠今悍然
 曰孔子無好知之教何與仁義禮智孟子所以發揮
 孔道而先儒以為得前聖未發之旨者孰謂孔子時
 有之乎然姑據渠說再為之說則謂孔子既曰好仁
 好禮好義好知故言仁義禮知孔子時有之亦無不
 可乃渠之駁反足以為証矣抑予嘗潛翫經旨孔子
 屢並言仁知易大傳言知禮道義說卦言仁義曾子
 言以吾仁以吾義子思言仁義禮又言寬裕溫柔發

非禮

卷之七

衛靈公

七

禮記

強剛毅齊莊中正文理密察隱然以影出四德矣夫
師弟祖孫相授受所以為孟子淵源者彰彰乎如指
諸掌粗率之夫而為滅裂之學者曾不之知也可
哀哉可哀哉

衛靈公

○首章

微曰使孔子見用於當時則必有事事焉不然而
曰吾修吾德天下必率服則宋襄徐偃之類耳可
謂不知時務已

非曰此蓋暗擊宋賢自修之說也其務於攻久而不

自覺其拗戾者若是乎宋襄徐偃特假名飭外與王
莽周官之類豈一毫知修德云者哉信是言也恭已
南面舞干羽而有苗格洎修己以安百姓其身正不
令而行之等均是時務也而可乎渠又有言軍
旅之事君子所當學也而孔子所以云爾者恭也對
君之詞也蘭洲先生辨之是矣况乎上文俎豆之事
則嘗聞之矣獨非對君之詞與何以恭於軍旅而不
恭於俎豆也尤氏曰孔文子將攻太叔疾訪於仲尼
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聞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
退命駕而行此非對君之詞不知渠以為如何

賜也女章

徵曰宋儒謂孔子告一貫曾子以行子貢以知非也古之學皆教之以事而不言其理欲學者之自得之也習於事而自知之曾子子貢一也公知行者宋儒家學耳

非曰知行相待二而一者聖門固無不知而行為不行而知為之教然知自行自行非如後世合一之說矣一貫之旨於曾子曰以吾道而曾子承以忠恕分明主于行於子貢則以多識發之分明主于知不誤辨折也故公知行者非獨宋儒家學為然實是洙

泗家學也習於事而自知之固有之矣明於心而達之事亦有之矣不可偏執焉若必於以事而不言理乎則明善誠身之訓可廢矣

徵曰又一貫為孔門傳授心法者做顰浮屠拈華微笑者已

非曰徂來既以仁釋曾子一貫又於其心三月不違仁章有言聖門唯以仁為心法是渠亦以一貫為孔門心法若以辭而已矣即此便是浮屠之遺渠將曰我所謂心法是先王安民之方與拈華微笑晏然異科予亦曰洛閩所謂心法是聖學成已成物之要與

拈華微笑。魯然異科。不知渠將何說。以分疏於此邪。
 徵曰。又謂唯二子得聞。而它人不與。烏豈其然。蓋
 孔子言一以貫之。而不謂一為何故。非通六執者。
 則固不可與聞。是言然。豈如後世以為大小大事
 哉。

非曰。言一貫者。二章之外。寥寥乎。蓋其事非容易。非
 中人已下。可得而聞也。的矣。故曰。唯二子得聞。然豈
 謂雖顏冉亦不與。烏云乎。但其無徵。則姑置而不論
 耳。但來遽云云者。泥乎辭矣。渠亦知其非細事。而曰
 非通六執者不可聞。則何必怪乎。後世以為大小大

事哉。但世儒或者實以一貫為衣鉢印可。予亦嘗疾
 其固而哂其陋。然是末學之失。固非朱子之意。烏渠
 比而同之。即是囫圇吞胡餅。

○子張問行章

徵曰。如朱子解。一如禪子提撕話頭。古豈有之哉。
 可笑之甚。

非曰。朱注曰。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在。
 常若有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徵排之也。然包
 咸曰。言思念忠信。立則常想見。參然在目前。在與則
 若倚車。軼皇侃曰。自想見忠信篤敬之事。森森滿目。

於己前。又羅列憑依。滿於衡軌之上。是三家一意。而
 包注之成。金仙未入于白馬皇疏之作。衣鉢尚葆於
 少林。今烏得以下禪子話頭。特病朱子乎。且謝上蔡過
 高之病。為閃倏恍惚之說。朱子辨之。因而有言。本文
 之意。不過若曰。坐則見堯於牆。食則見堯於羹耳。豈
 非著實平正哉。夫何禪子之有。可見徂來不善讀書
 矣。至於渠參前倚衡之解。牽強殊甚。蓋深忌是章心
 術之要大碍。家說苛求異義。以躲閃為耳。豈足句句
 而辨焉哉。

○志士仁人章

徵曰。殺身成仁。謂龍逢比干之徒也。蓋先王之道
 安民之道也。志士志於此。為仁人成德於此。為朱
 子曰。理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是其心學之
 說。吁亦小矣哉。豈得以為仁乎。
 非曰。龍逢比干一死。以盡臣子之分。無復愧於天壤
 所謂出於至誠惻怛。而心安德全者。可見朱注理當
 死所包甚濶。安與全所存甚大。惡乎得容喙渠以為
 小管豹耳。其安民之說。徃徃不勝其窮。故三仁章有
 言。雖無安天下之功。然使紂從其言。則亦足以安天
 下。故謂之仁。豈不窮乎。果如其說。使是章經文。而曰

殺身於仁則猶可。蓋欲安民而不可得，遂以致死也。既曰殺身以成仁，成者成就也。夫二子雖殺身乎亡，拯於癸辛之暴，卒以至覆亡，則安民之道何成就之有。苟從祖來之說，自皋夔伊傅周召，以至蕭曹房魏，韓范之倫，凡遭逢休明，保身淑終者，而後可以為成仁矣。今孔子則既曰殺身，又曰成仁，豈非天下古今必無之數邪？渠其說之破綻，若是而猶且呀然張毒吻，終不自覺悟為勝心之痼，甚矣哉。

○人無遠慮章

徵曰：後世諸儒，豈乏聰明哉？其所以下不能知聖人

之道者，皆為見近耳。

非曰：是章以事之遠近，地之遠近而言。若季孫之憂不在顯，更而在蕭牆之內，是也。與後儒議道之說絕不相涉。渠櫻拂之衷，橫生排擊，失倫甚矣。其說之妄，不必辨也。

○已矣乎吾未見章

徵曰：此主人君言之，不爾豈有已矣乎三字哉？是嘆世無用孔子者也。

非曰：凡已矣乎云者，恐其終不之得而歎之之詞耳。渠遠以此為主，人君之証，其愚不可犯也。子曰：已矣

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亦有已矣乎三字不知是亦主人君子乎

○吾之於人章

徵曰朱子曰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真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夫子無是也是其意以謂道者當然之理直其道而行故是非皆當殊不知毀譽過當人之情也觀於詩書可見已且毀譽者所以勸戒也豈必銖量錙稱以求其當哉

非曰褒貶過當固常人之情渠以為聖人亦然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也以君子稱於子賤以小人目

於樊遲仲弓驛角宰予朽木之等豈皆過當乎聖人固非銖量以求當者殊不知其自然得當不銖銖量也損真過實夫子無是之說確乎弗可易矣渠托証於詩書而不舉其說今不知其為何謂也

○巧言亂德章

徵曰小不忍則亂大謀聖人之不貴不忍也自孟子子罕仁內外而不忍之心為儒者大訓非孔氏之舊

非曰甚矣哉徂來之昧於文理也蓋忍者只是容耐之義其為美為不美隨所指而異焉爾書曰必有忍

其乃有濟與是章小不忍相發是合弘之意忍於其
 可忍也記曰葬自虞弗忍一日離也與孟子不忍人
 同旨是惻怛之意不忍於其不可忍也此忍與不忍
 所指皆在美矣左氏曰州吁阻兵而安忍又曰商臣
 讎自而豺聲忍人也是惻怛之反忍於其不可忍也
 史記曰項王為人不忍是合弘之反不忍於其可忍
 也此忍與不忍所指皆在不美矣論孟並行而不相
 悖者判然可見為混而一之童孺之談耳即拘滯偏
 頗如徂來之見乎是州吁商臣其乃有濟而葬自虞
 者亂大謀也令人捧腹絕倒

○人能弘道章

徵曰朱注以道體言以性言及人外無道道外無
 人皆混道德一之非古義矣

非曰道體之辨予已具于川上章張子心能盡性性
 不能檢心之說其旨微矣以予所聞性指道心指人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中
 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是皆就性言道渠所
 謂先王安天下之道以至禮樂刑政之設舉由是而
 推焉耳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
 德則即道也中庸曰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

其所不聞。君子慎其獨。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又曰：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是皆心能盡性也。即人能弘道也。書曰：人心惟危。又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孟子曰：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又曰：吾猶未免為鄉人，是皆性不能檢心也。即非道弘人也。張說：豈非古義耶？人外無道，蓋人身即道之所寓。道外無人，蓋道即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中庸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又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是也。朱注：豈非古義耶？道德二字之分，不爭多矣。自人之所得謂之德，自

人之所由謂之道。先賢之說備矣。誰與混而一之者？蓋徂來粗鹵之見，不能及於此也。已渠其所自為說，則左拗右捩，殊非經文本意之所在。皆出乎容易輕率之病者，今不必辨矣。

○知及之章

徵曰：知及之，仁守之。朱子以為君子自修之事，則下二節不可得而通矣。

非曰：是何言也。修己治人，相為本末。舍自修而論政，治豈聖門之學哉？朱子曰：知及仁守，是明德工夫。下面是新民工夫。又曰：須先有知及仁守，做根本却方

點檢其餘若根本不立又有何點檢處又曰知及仁
 守為學之事莊蒞禮動為政之事也然為學者雖未
 及乎為政至於接物處家之際亦非莊蒞禮動不能
 也為政者雖不專於為學然非知識之明而持守之
 固則亦無以為臨政之地矣朱說明備如此徵以為
 下節不通其意之所指殆不可曉蓋渠喜放縱忌謹
 教與讀書粗鹵之誤耳嘻亦可憫也

徵曰仁者仁政也

非曰仁知並言相望乎四子六經其為德行昭昭矣
 渠亦知其然乃恒言仁知德也今於是章特析並言

之仁以為仁政其謬固不誣辨抑又何與其恒言相
 左歟無佗為渠別設有稱仁政曰仁者之說時時攙
 入經旨以求異於朱子之撰故爾

徵曰蓋禮者先王治天下之道莫善焉非此不能
 化成天下矣朱子曰禮謂義理之節文非矣

非曰禮以治天下以化成天下其說固無不可然是
 贊禮之用為而朱子則釋禮之義為執贊為之言以
 出釋為之辭其失窳甚矣有人于此語弧矢之制曰
 者操棊而弦之也矢者矯筈路而羽之也一人
 操棊焉之曰弧矢者先王所以威天下之利器其

言揉而弦矯而羽非矣。則聞者莫不失笑焉。徂來之妄胡異於是哉。

○當仁章

徵曰：所以不讓者，救民安民之事，不可得而緩之也。

非曰：是亦渠家說之安爾。試以一事例之。顏淵方孔子周流四方之時，而簞瓢自守，緩緩然不問救民安民之事，何為而讓於師之甚功利之說。戾於聖門類如此。

○道不同章

徵曰：道謂道術也。道不同者，如射與御及笙笛與琴瑟是也。非吾素習，則不精其事，故不相為謀。想壞其事也。朱注如善惡邪正之類，是不必然。非曰：道不同所由不同，其意廣矣。朱注善惡邪正切於學者，類字包括無餘焉。孔子命駕於孔文子攻大叔疾之問，不答季孫由賦之訪，不相謀之決也。荀息死於卓子之難，冉有受鳴鼓之攻，相謀之失也。自古君子與小人共事而敗者，不可不二計。聖人之訓不亦大乎。朱子之注不亦恚乎，徵限以道術狹隘矣。且渠襲高中玄農不與工謀，工不與賈謀之說而變。

其目耳要皆謬矣。夫農士射御之不相謀也。童孺所知不待於聖言。但高氏欲見該之廣。尚可特失於泛耳。但來直斥為因術藝而發。果聖人而出。是言乎。為能為有亡。李氏

首章

徵曰。脩文德。出書曰。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句有苗格。謂禮樂也。非曰。文德對武功而言。是章修文德。是修文明之德於己也。尚書敷文德。是敷文明之德於人也。文德二

字。包含自潤。禮樂固在其中。修為則存乎己。敷為則及乎人。故謂之禮樂之效。禮樂之化。則可直指為禮樂。則福迫病於義。蓋修德云者。徠門禁忌。而其所主。張特在乎禮樂。是以遇文字。輒釋以禮樂。遇德字。輒釋以有德之人。是章德字。不得以家說通為乃幸。其有文字。而尚書又有兩階干羽。遂一挈德字。歸諸禮樂。以濟一時之窮。云爾。吾若見其肺肝然。

益者三友章

徵曰。便辟。馬融曰。巧辟人之所忌。以求容媚。善柔。馬融曰。面柔也。便佞。鄭玄曰。便辨也。謂佞而辨也。

古文辭必須古注而明矣

非曰朱注曰便辟謂習於威儀習字釋便字威儀釋辟字師也辟可以證焉豈不確乎馬氏人之所忌是經外之意蓋係蛇足求容媚又與善柔混朱注曰善柔謂工於媚悅工字釋善字媚悅釋柔字豈不確乎馬氏面字本文所無注失善字而柔字亦未釋朱注曰便佞謂習於口語習即便口語即便佞豈不確乎鄭氏佞而辨未釋佞字而佞與辨意亦複矣且本文有兩便字故新注曰以便習熟也胡氏因言便順適也字書云安也順適且安故云習熟也亦豈不確乎古

注一則以為巧一則以為辨逐句之解殊不相照焉夫古文辭我唯見其須新注而明矣未見其須古注而明也

○益者三樂章

○徵曰朱注伏游則惰慢是失游字矣

非曰朱注惰慢而惡聞善是說伏游者之情狀未嘗以惰慢釋伏游何失之有駁之者踈矣

○侍於君子章

徵曰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是未必見顏色也故知非事君之禮也

非曰蘭洲先生以為可笑洵然。今日試舉其可笑之實以証之。孟子之見梁襄也。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不見所畏。為其答齊宣貴戚之卿之問也。王勃然變乎色。孟子乃曰。王勿異也。云云。玉色定。是其見顏色豈不較然著明乎哉。

○君子有三畏章

徵曰。大人以當世言。聖人開國之君也。以往世言。又曰。大德之人。不必皆聖人。他日論定。而後識其為聖人矣。何晏即之非矣。不當何晏後世諸儒皆不知聖人之義矣。

非曰。後世諸儒唯知聰明睿智達天德立人極之為聖而已矣。又惡知別有一種拘牽乖僻之義乎。渠既謂聖人往世開國之君。又謂當世大人論定而為聖人。殊不可曉矣。世豈有生前守成之君。而身後為創業之主者耶。其欲張制作家說不自覺辭意俱病者。若是之甚。

徵曰。夫自思孟言知天而後儒欲知天。或曰。天理也。或曰。天無心也。豈非不敬之甚邪。聖人尊天之至。唯曰。天知我而未嘗曰。知天為。非曰。嗟。昔哉。祖來之辨。然唯就本章之言。既足以勘。

破其謬不假多端也。蓋孔子明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乃君子之畏天命豈非以其知之歟。即君子而不須知天易以特曰小人不知乎。有喙三尺亦不得舍本章以立說也。思孟之訓不可易矣。其以宋儒理也無心也之說為不敬不知何謂要不足辨。

○君子有九思章

徵曰見得思義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是也。

非曰見得思義文意明晶朱注思義則得不苟盡矣。朱子嘗有言曰解經當取易曉底語解難曉底句不

當反取難曉底解易曉者徂來援易實犯斯咎。

徵曰君子有九思皆謂思惟之也。視思其所以明聽思其所以聰色思其所以溫貌思其所以恭思如何言之而後得忠思如何為之而後得敬思如何問之而後得折疑後人不知思字多作念頭解故詳之爾。

非曰九思之思只是思也不誤詮解夫思惟而弗措固是思也思念而弗忘亦是思也。理有淺深而事有終始單言思實該淺深而貫終始故或一思而得或再思而得其未得也當思惟而弗措其既得也當思

念而弗忘不雜然而思必主其一不泛然而思必獲其要是之為九思之義渠所夸獨見者失則偏而不全且也姑就渠說論之蓋思者心之官是章不言禮樂不說安民特就身上設功夫乃思惟之深至於如茲豈不涉渠所大忌心術者邪予嘗讀至此一聲歎曰千載之上聖人立斯言胡然為宋儒之地而不為得來之地也

○邦君之妻章

徵曰吳棫曰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攷也陋矣哉載在禮記則謂得其所焉載在論語則六

爾凡周之禮戴記諸書所載皆孔子言之而後門人得書之者耳又曰當時門人於先王之禮於孔子之言行無復差別於其間焉

非曰一部論語非孔子言則諸子語若是章者蓋寥寥乎夫三代之禮孔子皆能言之果如渠說若是章者宜相望乎篇何為而寥寥焉此殆更不可曉也強辨求通反不及吳氏闕疑之寬裕者萬萬

非徵卷之七

性相近章
 徵曰人之性質初不甚相遠及所習殊而後賢不肖之相去遂致遼遠也已又曰習誠有善惡而孔子之意未嘗以善惡言之也

非徵卷之八

大阪 中井積善子慶甫 著

門人 早辨之士譽 較

陽貨

○性相近章

徵曰人之性質初不甚相遠及所習殊而後賢不肖之相去遂致遼遠也已又曰習誠有善惡而孔子之意未嘗以善惡言之也

非曰徂來挾殊見恒忌言善惡然習有善惡渠亦不得立異夫習既有善惡習於善而賢乎賢即善也習

非徵

卷之八

陽貨

渠亦不

於惡而不肖乎。不肖即惡也。朱注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之云。不可易矣。其曰未嘗以善惡言之。吾不知何謂。

徵曰。孔子歿而老莊興。專倡自然。而以先王之道為偽。故孟子發性善以抗之。宗門者也。又曰。太氏孟子之言。皆與外人爭者。豈可合諸孔子哉。

非曰。孟子之時。溺天下者。揚墨之言。而告子許子之徒。推波助瀾。是已。戰國術士。祖老子者。皆變為刑名。其鳴無為自然。始於漢氏。莊周與孟子並世。而汚瀆自快。其說未流傳。故七篇內。不有一言及老莊者。渠

今任意刺駁。妄援老莊自然論之。昧於事實。且子西子與外人辨。乃任道之重。其自言不得已之意。詳矣。渠欲動毒。喙患其辭義之嚴。特以一爭字病之。果以閑道距邪為爭乎。則舜之竄。姦與四凶爭也。湯武放伐。與一夫爭也。孔子作春秋。與亂臣賊子爭也。居上行道者。爭以事。居下傳道者。爭以言。勢則然也。其爭不亦君子乎。但渠以釣竒立門戶之私心。上與思孟爭。下與程朱爭。陽與仁齋爭。而陰襲其故。智以愚弄。一世。人一生伎倆。唯在誇已罵人。此之謂小人之爭。學者考於是。亦可以思過半矣。是章全旨。及本然氣質。

等說別有臆見未敢遽筆為以質可否故姑就徂來
說指摘其病痛云

○唯上智章

徵曰下愚謂民也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之以學習所不能移也

非曰下愚謂民是凡常民人已渠於上章引生而知
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
而不學民斯為下矣曰上即上智下即下愚學知困
學乃指常人是一則以下愚為凡民一則以下愚為
常人之外矛盾不相謀之甚焉其妄不待咀嚼而見

且以不可使知之為學習所不能移乃先王謹庠序
之教以移風易俗者謂之何無定見者其言之窒礙
類如此

○子張問仁章

徵曰子張才大故孔子以行仁於天下告之又曰
孔子之言天下則自有意謂朱子不知之曰猶所
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可謂窘已

非曰揚龜山說有類此者朱子不取之曰揚子之說
則子貢博施濟眾之論也士有居環堵之室而足跡
未嘗出於鄉閭者則又若何而得仁乎孔子之言天

非敢

卷之八

樂德

下朱子能知而辨之若茲渠今遽言朱子不知之胡其動喙之妄論語中言天下往往以見無所適而不然之意不必極遠大而言焉天下歸仁先儒或言天下皆囿於其中或言洞然八荒皆在吾闥朱子皆斥為無形影如君子於天下義之與比尤可見其然矣故朱子合此章旨於九夷章蓋文異而意同也夫何窮之有但來則合九夷章旨於此章常釋之夷狄為之夷狄而治之之義是之謂窮已

○由也女聞章

徵曰六言六蔽蓋古語也其它如三樂三友三畏

三愆古人以條目教之以條目守之其為實學可以知已後人輒欲以一概之論通之不務實故也非曰後人為一概之論如湛甘泉之隨處體驗天理王陽明之致良知誠有徂來者然渠恒言後人後儒未嘗指及明儒意實在朱子也殊不知朱子教學者言言周密句句著實如白鹿洞學規條件明備簡而盡矣其深得聖門教人之旨可類推也若夫程朱平日言居敬窮理存養省察致知力行等是學有所主而然皆所以務實也與湛王輩強求端的一句了萬事者愛然異科渠吞棗之鶻倫或以此為一概乎則

書多言敬易多言中。孔門多言仁亦不免此病也。可乎。但渠枯單乖僻之見。如仁字不知其義。有深淺大小。輒訓以安天下。不顧窒碍。豈非一概之論哉。身生于千載之下。禮樂泯滅之日。徒唱其空名。嗷嗷弗已。殆若擊鼓求亡子。豈非不務實之甚乎。嘻。徂來棄絕正心修身之說。跖弛自居。而心竊媿於公議。乃有時乎擠先儒。以不務實。欲以自托實學。烏然所謂三樂三愆之等。以至三省四勿九思之類。古人條自皆是正心修身之要。而渠之所棄絕。世豈有不正心不脩身之實學邪。俾人復噴盈案之鋪。

徵曰。朱子曰。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則勇剛一也。殊不知六言本言六種德耳。勇謂其勇往之氣。剛謂性不柔順。本自不同也。非曰。朱子固曰。春秋傳云。使勇而無剛者。嘗寇則勇者發見於外者也。又曰。勇只是敢為。剛有堅強之意。是其為六種德者。自若徵所云云。已固乎其中。而渠不自知已。

○小子何莫學章

徵曰。朱注。感發志意者。觀也。非興也。考見得失者。僅其是非之見耳。安可以盡觀之義乎。凡諸政治。

風俗世運升降人物情態在朝廷可以識閭巷在盛代可以識衰世在君子可以識小人在平常可以識變亂天下之事皆萃于我者觀之功也

非曰朱子曰讀詩者見不美者令人羞惡見其美者令人興起須是反覆讀使詩與心相孚入自然有感發處是興之為感發也明當矣徵獨以為觀而非興不知何謂觀豈有起發之義哉渠所以為觀之功未為失焉然朱子嘗有曰可以觀夫子之意蓋謂詩之所言有四方之風天下之事今古治亂得失之變以至人情物態之微皆可考而知也至集注一言約之

曰考見得失盡矣渠信詩序其言曰正得失莫近于詩又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不識是亦僅僅是非之見與徵所謂人物情態外降盛衰君子小人平常變亂等豈於朱說之外別有此事乎將其固陋寡聞不自知勦朱說乎

徵曰朱注和而不流怨而不怒皆無關於詩為非日記曰溫柔敦厚詩教也豈非和也與大序曰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豈非不流也與大序又曰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風其上張子曰怨者人情所不免然止於禮義所怨者當理小弁擊鼓

是也。豈非怨而不怒乎。朱注切乎詩如此。渠獨以為無關乎詩。為殊弗可曉矣。

○子謂伯魚章

徵曰。書曰。不學牆面。故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者言其不學耳。古之學。詩書禮樂而詩禮為先。二南亦為詩之首。故孔子云爾。

非曰。皇侃邢昺皆曰。為猶學也。朱子因之。乃牆面之為不學。匪今斯今。振古如茲。渠援書。吹床下。疊床者。何哉。經文所指。止於二南。渠則必欲該書禮樂。豈不孔子足也。與。

○色厲而內荏章

徵曰。色厲而內荏。是主色而言。謂色莊而內不莊也。不言心而言內。故知其主色而言也。

非曰。內即心也。顏色在外。故對色言內耳。前篇曰。內省不疚。易曰。敬以直內。記曰。好惡無節於內。又曰。樂也者。動於內者也。又曰。兄弟之喪。內除。孟子曰。仁內也。皆言中心也。古書之言。皆如此。諸史子集。言五內亦主心焉。渠今就心與內。強生差別。豈非其所謂昧古文者也。邪。且其說會餽殊欠分曉。蓋以意病而文拙故耳。

○道聽而塗說章

徵曰德之棄謂棄德言德言者謂有德人之言也
 古者受諸師學而得諸已驗諸其行然後言孔子
 曰有德者有言古之貴德言也口耳之學雖無所
 得於已亦言之繁然可聽故有德之言由此見棄
 也朱子曰雖聞善言不為已有是自棄其德也可
 謂失於辭已

非曰所謂學而得諸已驗諸其行豈非已之有德哉
 口耳之學不能復然朱子故曰自棄其德也何失於
 辭之有有德者有言是尚德也非尚言也故繼之曰

有言者不必有德渠強以德該言因以証是章德言
 之說窮矣哉本文德之棄也語氣猶言德之所以棄
 也邢疏曰為有德者所棄是義則大異而語氣反易
 混故朱子直言棄其德以別之耳渠今釋為德言見
 棄迂曲之甚是之謂失於辭也已矣大氏祖來之學
 以脩德於己為禁忌欲以絕於言議而無奈論語中
 屢言德廼撰有德之人說以濟其窮如道之以德為
 政以德之類及前章德之賊皆然遂至於以是章德
 一字敷衍為有德人之言蘭洲先生斷以未前聞者
 確矣借令用德人聞德言身苟無德終不為已有故

以德為己德其義甚端的。徂來獨不然。欲無諸己而徒資諸人。猶今諸侯國計告匱。不復問鳩民生財之道。特稱貸於畿甸富室。以支吾目前也。渠乃揚眉眴目。以此為孔門之教。令人胡盧弗已。

○惡紫章

徵曰。學者多以利口之覆。邦家為變亂。是非是誠。然。然所謂是非者。苟不以禮為據。將何所底止。故後儒益辨是非。而是非益不定矣。非曰。天下是非固有據。禮而斷焉者。又有比義而斷焉者。又有推理而斷焉者。奚必一途。凡利口之覆。邦

家自蘓張捭闔之術。李斯坑焚之議。以至漢之鉤黨。唐之羅織。宋之新法和議。偽學之禁。其變亂是非之實。雖非智者亦瞭然可見焉。蓋以理義之向背。截然也。豈皆待以禮為據乎。今又近取譬。徂來之非。宋儒而是。漢儒非。漢儒而是。獨見不知據何禮。抑禮泯。千載學者鮮可依據。則渠之家說亦無所底止。其實已亦不自信歟。乃其說可廢久矣。其益辨是非。而是非益不定矣者。如莊子所謂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列子所謂不知我之是非。亦不知彼之是非之類。是已。莊列之言。宋儒固深嫉而

痛絕之渠今嫁其繆於宋儒一視淫滑非所聞也

○吾欲無言章

徵曰盖先王之教禮樂而已矣及孔子時禮樂存而人不識其義故孔子明其義以教之又曰孔子欲無言明禮樂之義不可以言盡也又曰夫禮樂事而已矣莫有言語又曰夫禮樂之教至於默而識之其義莫有窮盡也哉

非曰是章本文無一字及禮樂而渠文外生義種種湊合盛譚禮樂以適家說可厭惡矣渠既言先王禮樂孔子明其義本文何以不明之甚凡不顧經文絕

無罅縫可指妄立一說任意鍛鍊乎則何義不可言之有是故其所云云要不足辨矣渠反罵朱子曰歟弄聖人之道以至使學者莫所準則嗚乎歎弄而無準則誰如彼禮樂之說哉

徵曰孔子尊天至矣豈以天自喻乎

非曰朱子未嘗言以天自喻是章盖濂溪所謂聖希天之事希與自喻甚有分別但粗鹵之人不知耳

○三年之喪章

徵曰孔子之道大行於天下必改禮樂宰我之智盖窺見其意故有期可已矣之問是非已欲短喪

非改

卷之八

十

標德堂

三傳 卷之八

也。不然三年之喪先王之制也。宰我豈無故而
此問乎。

非曰朱子時既有回護如是之數說朱子辨之曰蓋
以宰我為聖人之徒不應問此而欲為之文其過也
其意則忠且厚矣然三年之喪生於人心非由外至
則雖非自短其喪然愛親之薄亦可知矣又曰宰我
食稻衣錦自以為安則其無愛親之心可見而夫子
所以斥之者亦明矣說者乃欲曲為之說而未減其
不仁不孝之罪是以其說徒為辭費而不足以掩其
實也又曰此章正意在於問喪而喪之主於哀者又

非自外而至今不論此而摘其旁支細瑣之說以為
已死之人文不可贖之過亦何益哉據此則徂來之
說不攻而自破可謂拾已唾之果核者矣抑此章以
宰我食稻衣錦之安為不仁與渠安民家言絕無干
涉不知何說以通之邪渠於此章無一言及仁者其
徒曷以祛惑豈有所窮而姑諱之乎

微子

○首章

徵曰朱子以己所見以定所謂仁者而推言三子
之心必合諸己所見者以解孔子為仁之意為是

微子

蔡德堂

以其說雖可聽吾未知其果合孔子稱仁之意乎
 否也朱子所謂至誠惻怛此吾所謂以已所見者
 也幸三子之行其詳不可得而聞焉則朱子之說
 人不能斥其非是也然律諸管仲而其說窮矣
 非曰三子行異而心則同聖人乃許以仁是此章本
 旨故治經者不可不白其所以同焉朱子所謂至誠
 惻怛不拂乎愛之理而全其心之德者不亦宜乎但
 來窮於其擷撲不破乃謂吾未知其果合孔子乎否
 又謂人不能斥其非是蓋欲浸潤以亂其真也其病
 朱子以必合諸已所見所謂舞文巧詆之術矣大凡

古人之說其所見而是乎固從之而可或者其所見
 而非乎明辨其非而後可若直以已所見三字病之
 則一切著書立言者無非已所見者愚乎得概而病
 之渠一部論語徵皆推經義合諸已所見其辨道辨
 名徂來集諸書無適而非已所見者安民之說亦以
 已所見以定所謂仁者非邪渠欲以此病朱子要當
 先自病矣三子之行固不可詳然識者原此章推諸
 靖獻之義殺身成仁之訓其心術之微昭然著明無
 可疑焉者朱子嘗言觀鳳一羽則知五色備是也儻
 得其詳愈足以徵朱說之允當耳但渠幸其不詳因

以逞橫議可憎矣律諸管仲而益知朱說之弗可易者予已詳於前

徵曰大氏道學者流率皆以知道自任競言古聖賢心中之微典籍所不載者豈可不謂之鑿乎又曰比干之死必在微子去箕子為奴之後也其所諫必在用微子箕子之言而先是微子箕子亦必告紂以保宗社安天下之事耳使紂從其言則亦足以安天下故謂之仁

非曰三子之諫徂來所云云理或然然亦典籍所不載渠以朱說為鑿已之臆謂之何但渠推諸事以論

其迹而朱子則推諸理以論其心渠之徒或以為理學之失乎然渠於辨道有言古今邈矣六經殘缺要不得不以理推之夫三子邈矣之古其事泯然則推諸理者豈不得其要乎哉且也如渠之說淺之為文夫也何者左國已降訖二十二史苟忠其君者其諫以用君子之言告以保宗社安天下也歷歷可記自非姦曲亂賊之徒未嘗有勸以用小人之言誘以危宗社亂天下之事也若聖人許三子之仁特在此事則古今仁者可谷量矣

○柳下惠章

非

大

樂惠

徵曰。柳下惠。孔子未嘗以仁稱之。其在論語。以逸民見稱。曰。言中倫。行中慮。此知者事也。孟子以不恭目之。亦知者事也。

非曰。是徂來為駁。仁齊而發也。則吾何與焉。但其誣經之妄。今且加辨。蓋論語中賢字甚重。孔子以賢許人。伯夷叔齊。柳下惠。顏淵。四人而已矣。孔子又謂夷齊求仁得仁。謂顏淵三月不違仁。賢者之仁可知也。又曰。事大夫之賢者。友士之仁者。賢主行仁主德。其實一也。論語中及柳下惠者。屢屢然。既許以賢。則其為仁。奚必問其言。未言乎中倫中慮。固可以為知。又

可以為仁。何必拘拘矣。若渠家說。排孟子不取焉。則已矣。今援不恭之目。以証其為知。踈亦甚矣。不恭為知。既是不倫。且孟子論伊尹。夷惠。明言三子者。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渠豈忽忘而然與。夫聖賢備仁。知之德。後人胡必屑屑然。設藩籬乎其間。渠以下惠遺佚。既窮列乎逸民。無復安民之可言也。妄費分疏耳。窮矣哉。

楚狂接輿章

徵曰。後世以為實譏孔子。夫比孔子以鳳。豈譏之者乎。

非曰朱注明言接輿蓋知尊孔子而趨不同者夫比以鳳所謂尊孔子也後世孰以為譏之然稱德之衰其為譏辭亦明矣渠非之昧乎文理也

徵曰孔子欲與之言朱注蓋欲告之以出處之意其意以為孔子欲使接輿知出處之道邪古之人各行其意孔子不能強之漆彫開何況接輿乎以為孔子欲暴已之意邪天下之人豈可人人而翹乎可謂謬已

非曰豈可人人而翹乎蘭洲先生辨之是矣接輿譏孔子不能隱而稱來者之可追故夫子欲喻以其周

流不容已之意已蓋答微生卣以疾固之類朱注自今曉矣徵以朱注或強接輿可謂妄解誣駁矣且漆彫開之不仕未自信也蓋可以仕而不敢已與長往之徒復然殊科渠今援之其失倫甚矣

○逸民章

徵曰其斯而已矣言自此之外別無可稱者也孟子以柳下惠為聖人其過可知已

非曰古者聖賢之稱時相通焉論語中以伯夷叔齊柳下惠為賢孟子以伊尹夷惠為聖其歸一而已矣徂來亦粗觀其然故辨名曰聖人賢人之名古亦未

有所階級之也。因引易大傳賢人之德之業曰：段使後人措辭必曰：聖人。故知賢人泛稱已。渠苟知之何。以或乎孟子之以夷惠為聖乎。但渠泥作者之聖。遂以為開國之君。欲以通乎一切。而夷惠非開國之君。制作之人。故病乎孟子之言。妄恣刺駁耳。可謂殺頭適冠者矣。

徵曰：隱居放言。則其言莫有可取者矣。但其所以隱居者。在潔其身。是合於古聖人之道。故曰：身中清。孟子曰：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可見也。

非曰：徂來業已。以開國制作為聖。其鷲辨硬論具於辨名。信其言也。不幸而舜終於百揆。禹終於司空。湯武歿於候位。則皆只是大德之人。而非聖人也。今隱居放言。而合于制作之道者。獨何與。孟子所謂潔身之聖人。為伊尹。而發孟子以伊尹並夷惠為聖人。以其德行也。其或遠或去之云。亦指嘉道不仕者。皆非制作之事。則渠之所排。實以為非是者。今援以証已之說。亦獨何與。

○周有八子章

徵曰：今倍惡雙生。必殺其一。原諸人情。雖古亦然。

觀於此則其風少弭邪君子之所以貴博物也
非曰惡雙生而殺其一予所未聞徂來少長于上總
意是其土風不知江都亦然否西陸徃徃有長子之
外皆不舉烏者凡此皆邊鄙頑冥之俗醜甚於禽獸
者中原之風殊不然予所及知雙生而並育者亦猶
數家徂來井蛙之見狃邊鄙之俗處謂天下皆然可
笑矣渠著書輒希傳諸華域今此說是誣吾邦于海
外也亦可憎矣渠不知頑冥之甚反以為人情當然
殊可駭矣左氏載梁嬴孕過期生一男一女名男曰
圍女曰妾是固並育而未聞嬴氏惡之若武姜寤生

公羊傳及西京雜記辨雙生兄弟孔穎達論繼嗣亦
有此辨俱可以証並育之說渠乃謂古亦必有殺一
之風其誣妄謂之何君子貴博物渠尚能言之吁此
數項奚以其不博之甚

子張

○執德不弘章

徵曰弘者謂養而大之也又曰信道之篤德之所
以弘也然道在彼而德在我故析言之
非曰弘字未見養義且弘固廣大之意然言大之失
本文語氣弘自弘為自薦學者有執德雖弘而信道

非效

卷之二

子張

卷之二

執德

未焉者有信道雖焉而執德未弘者故本文並舉而對說不啻道德彼我之別也今言焉所以弘傷於急迫皆弗可從矣

○雖小道章

徵曰朱注小道如農圃墜卜之屬得之然當今之世諸子百家應作如是觀雖佛老必有可觀者非曰謝上蔡曰旁蹊曲徑皆坦途之支別故非不可由特不能致遠耳莊老釋氏之道非無可觀特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耳朱子辨之曰小者對大之名正心修身以治人道之大者也專一家之業以治於人道

之小者也若謝氏初意蓋亦謂此而其後乃以莊老釋氏當之則其說將有自矛盾而不可通者矣蓋曰坦途之支別則非異端之謂謂之異端則其所可觀者非真可觀亦不待致遠而已不可行矣豈可謂其皆坦途之支別而可由乎徂來既從朱注又挿入佛老蓋襲謝氏之誤也其粗鹵之見實使然不足道也已矣

○日知其所亡章

徵曰亡者失也孔子曰温故而知新以教人者言之子夏祇以學者言之故語温故而不及知新也

後儒求之深也必欲一言而兼盡為其失率爾
 非曰温故者貴乎知新徒爾温習而無新得者記問
 之學是已祖來豈謂學者之事止於記問矣乎嗚乎
 子夏許以為好學者記問而已矣是何足道哉誣亦
 甚矣渠胡不自省己之失於率爾抑温故言故中
 得新也是章言既得新文不失故也言各有攸當甚
 矣渠之弗察

○博學而篤志章

徵曰孔曰厚識之是訓志為記蓋志先而學後今
 先學於志故云爾朱注殊失其序不可從矣

非曰志先而學後固也其所學方博而其所志益篤
 語意又自圓如十有五志於學據將學之初言之是
 章就從學之日言之各有攸當朱注何失序之有渠
 嘗言古文不必拘拘今也甚矣其拘

徵曰切問如切磋之切謂逼切出之也朱子不得
 切磋之解古言遂不可考耳

非曰切者親切剴切切當切要之切與切磋之切取
 義自異祖來不知切磋之訓混而一之其誤見於渠
 大學解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此為定訓矣攷諸它
 書管子弟子職曰相切相磋孔安國曰群居相切磋

是切亦謂切劘與磋同義朱解非矣渠殊不知切磋
 義本自係骨角詩人假以稱君子之事傳文道學也
 特以明詩人假稱之指管孔皆又假借詩文遂以為
 朋友問難之事也子貢引詩意亦若此即切磋義果
 止於如渠說乎詩人宜直言切磋琢磨矣以下如字
 形容之觀於如字其係骨角瞭然可見為朱子釋其
 本義隨曰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乃詩人假借形
 容之意亦囿乎其中可謂無滲漏矣渠必假借之末
 反疑於本義又取詩人用如字形容之之切與是章
 子夏直言之切混焉豈非誤之甚者哉

徵曰近思謂不忽近而思之也如舜察通言意師
 之所答或似卑近者亦當思之而不忽也
 非曰近思者思之近也近字貼思字徂來以為思事
 言之近者然則使經文而曰思近然後可文理之易
 見如此而渠猶且不省宜乎其說句句顛迷章章錯
 戾有不暇辨者也仁在其中矣渠安民之說漫益窮
 而左支右吾是亦不足辨矣

○百土居肆章

徵曰學者詩書禮樂以學先王之道也致者使先
 王之道自然來集也又曰主意在君子不可不學

也。朱子以致為極。昧乎字義矣。亦以不奪於外誘。當知所務為說。抑亦未已。

非曰。蘓東坡作日喻曰。道可致而不可求。君子學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為致也。歟。祖來之說。即此意。朱子豈不之知乎。蓋以其傷於過巧。不取也。已致者。只是使至之義。而或為送而至。彼致命致地。致君堯舜之類是也。或為招而至。此致寇至。千載日至。可坐而致。四方客羅而致之。之類是也。蘓氏主之。或為推究。至不可加。為致知。致美乎。黻冕致愛。則存致生之。聖人極致之類是也。朱子主之。義各有所取。

焉。且也。吳語曰。飲食不致味。韋昭注曰。致極也。此解其來亦尚矣。粗鹵之人。一筆勾。朱注為昧乎字義。可發一鞭矣。朱注不奪於外誘。而知所務。語其要也。蓋渠所謂君子不可不學。固也。然奪於外誘。而志不為。則為能為有焉。能為亡。其學亦何所成哉。渠所謂詩書禮樂以學先王之道。固也。然不知所務。則徒澤。四經不能施諸實用。又奚以得致其道乎。由此觀之。微所云云。皆自困乎朱注之中。其疎密偏全。異日而道也。渠反議以為未矣。所謂知二五而未識於十也。

○子夏之門人章

作致

卷之八

七

性理堂

徵曰朱子昧乎倦字又曰何者彼所先倦何者彼
 所後倦所堪者後倦所不堪者先倦又曰有始有
 卒者謂不倦也學而不倦孔子所自道故曰其惟
 聖人乎

非曰前篇曰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又曰為之不厭誨
 人不倦孟子亦稱孔子曰吾學不厭而教不倦是倦
 字皆係教者徂來獨以倦屬學者乃錯引聖語曰學
 而不倦孔子所自道純漏甚矣輒以朱注為味其妄
 可知矣且徵既言所堪者後倦是雖堪者亦終不免
 於倦特有遲速耳乃堪不堪之相去不能以寸渠或

謂後倦猶後彫後亡之類蓋言不倦也乎是與其曰
 有始有卒者謂不倦也者又何以別焉哉要皆失其
 義卒無所決

徵曰此章朱子以為大小學之序大小學自其所
 見耳孔子時豈有之乎

非曰朱子大小學之說高中玄輩亦駁之然本自有
 明証擷撲不破僻儒多言不足顧焉但其說既長又
 非此章所干則姑舍旃今特就本章論之經文洒掃
 應對進退非小子之學而何徂來所謂本者謂先王
 治天下國家之道者非大人之學而何大小之序孔

子之時有之。童章矣。九經首脩身。誠意正心。先於修身。徂來之妄。亦不能之違。則朱注以威儀容節與正心誠意分。大小惡乎得容喙。

○吾友張也。章

徵曰。子張於仁也。未能成德。其未仁也。猶如仲弓之未仁也。朱子以為少誠實惻怛之意。誠實惻怛。烏足以為仁乎。又曰。未仁與為仁不同義。

非曰。渠意未分曉。蓋措辭之拙也。然雍也仁而不佞。章徵曰。凡其德可以安民者。皆謂之仁。是仁所以難其人也。今云子張未能成德。猶如仲弓之未仁也。是

渠意以子張仲弓為皆未能成安民之德也。夫有其德而後其政可舉。烏未有仁德而能行仁政者。吾未之前聞也。渠乃釋下章曾子難與並為仁曰。使已與子張隣國以行仁政。則必出其下。烏又曰。孔子答諸子問仁。唯顏淵子張以天下言之。可見其才大已。是以子張為無仁德而能行仁政者。邪抑仁政係才而不係德。邪其前後牴牾。奚以如此。渠亦窮於此。乃以未仁之仁為與為仁之仁不同義。而其所以不同。竟無明說。其窮亦甚矣。哉。誠實惻怛。深貼仁字。凡朱子說仁之精確。與渠安民之說之妄。於前諸篇既究辨。

之筆為禿者屢矣。今不復費辭。故姑就渠此章說以發之云。

○堂堂乎張也章

徵曰。堂堂謂其威儀之盛。規模闢廓有難及者也。如堂堂乎張。京兆田郎亦言威儀之盛。又曰。孔子未嘗規以薦實忠厚之事。則亦其非不足於此者。審矣。宋儒動求諸心。故以威儀為粗迹。遂謂子張專用心于外。所以未仁也。中庸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子張之堂堂。豈病乎。非曰。孔子於子張之干祿也。告以闕慎之寡尤。悔吝。

其闕達也。以質直好義。察觀下人。答其問崇德也。以忠信從義。答其問行也。以忠信薦敬。參前倚衡。朱子於子祿章曰。擇之精。守之約。言此以救子張之失。而進之也。於問達章曰。子張務外。夫子知其意。故反詰之。發病而藥之也。又引尹說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告之。皆薦實之事。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於崇德章。引楊說曰。堂堂乎張也。非誠善補過者。故告之如此。於問行章曰。子張意在浮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蓋聖門規誨之切。既如彼。宋賢發揮之確。又如此。但來獨曰。孔子未嘗規以薦實忠厚。

之事其非不足於此者審矣苟有目知字一讀論語者孰得而信之堂堂乎張京兆田郎漢主一時之標目固不足以証經然其意亦唯言田郎容飭之美已其人非仁賢君子漢主亦胡必以齊明盛服非禮不勤之事望之也今人評美人閑雅無凡鄙之態者乃言威而不猛徂來而聞之豈遽謂與聖人德容同邪知此則堂堂田郎從可知矣且渠以中庸所言與堂堂一視強亦甚矣宋儒動求諸心固也夫心主宰一身為五官之長烏得舍焉而他求乎然未嘗以威儀為粗迹程朱千言萬語皆合外內之道程子曰整齊

嚴肅則心自一朱子敬齋箴托始以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次以足容必重手容必恭以動靜無違表裡交正終之可以見已渠之駁實証之甚者徵又有言道學先生立門戶設宗旨以已所見強之孔門諸賢是亦自道也已豈足置齒牙乎哉

○孟氏使陽膚章

徵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聽訟之道本然也情謂獄情也朱子曰情實未是獄情難得故得之則喜是聽訟者之常也故孔子不貴聽訟上失其道民散久矣此曾子特言此以深敬陽膚者已惟

刑之恤哉。雖盛世亦然。

非曰。哀矜勿喜。固聽訟之道。然在盛世。教化漸涵。而風俗淳美。時有姦回。其情易見。邦有常刑。權衡不爽。但聖人好生之德。罔攸不屆。故欽恤之意。恒行於天。討不易之中也。已比及後世。網維紊壞。下不聊其生。又不知廉耻。詐偽萌生。欺罔百端。風之有自。非可一朝而回。當是之時。為理官者。所宜深留心于獄。而尤不可以不哀矜焉。曾子在衰世。言之怵惕。憐憫。怛之意。溢乎詞氣之間。藹然可掬矣。黃勉齋曰。得情而喜。則太刺之意。或溢於法之外。得情而矜。則不忍之意。常

行於法之中。仁人之言。蓋如此善。得其旨。朱注謝說。既無餘蘊矣。今繼以黃說。本文益可玩味焉。但來乃悍然曰。哀矜勿喜。聽訟之道。本然上失。民散。曾子特以警陽。層已。惟刑之恤。盛世亦然。殊覺嚼蠟。要其歸。不幾於目。曾子為老生之常談乎。管公明所謂老生者。見不生。常談者。見不談也。予為但來亦云。此章情字。固謂獄情。朱子無解。情實也。見于大學章句。夫無情者。不得盡其辭。解以實。弗可易矣。豈得言無獄情乎。蓋渠誤記章句。以為是章注也。踈脫甚矣。然所謂獄情之情。非性情之情。其為實也。則依然是亦不可

不知矣。渠以為未是者，何與？孔子不貴聽訟，其要在乎不待聽而自無也。亦猶虞芮質成之類，是聖人之能事，固不可以望諸學者。為但其言，吾猶人亦自有意思。夫片言折獄，子路尚能之。聖人聽訟，豈真與衆人不異哉？蓋吾猶人是賓，使無訟是主。假賓形主，言語之道為爾。故其聽之云：初與得情之矜喜絕無干涉。渠乃曰：獄情難得，得之則喜。故孔子不貴聽失窾甚矣。夫也辨駁引証之散漫無紀類如此。

○紂之不善章

徵曰：君子惡居下流，謂紂之為逋逃藪也。

非曰：此章君子泛言為是，子貢警醒之語。觀本文是以字惡居字可以見矣。徵以為指紂急迫之誤。夫紂安居下流，未嘗惡之也。居下流萃淵藪，俱是一時比喻。初不相涉。渠以其有類者遽合而一之，硬為之說拘矣。或曰：是章以穢濁之水悉歸川瀆之委，比醜惡之名皆聚乎汙下之人。尚書以魚鱉萃淵，禽獸萃藪，比逋逃之徒。爭附紂取譬之方各異。粗人蓋不識也。

○首章

徵曰：允執其中，謂踐帝位也。古來相傳執無過不

及之理非也。古訓皇極為大中。漢時自古相傳授之說不可非也。

非曰踐天位之說。殆若病狂者之言。蘭洲先生已辨為訓皇極為大中。是諸儒因仍迷繆之說。大失經文本義者。朱子皇極辨一篇。精確弗可易焉。學者可就考也。但來獨沿舊誤。其取信者。乃在古時傳授。然則執中之為持中。獨非古時傳授也。與其取舍之無準如此。蓋渠一意務反朱子。設此掉盪之術。未嘗顧義之當否也。詩曰滄滄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但來有焉。

徵曰。天子立其中間。云云。故古謂踐帝位為執中。耳。不然。子思作中庸書。援引具至。何不一援堯舜授受之言。以為根本也。

非曰。但來未之聞乎。子思子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以作中庸。其言與精一執中之旨吻合。朱子之序論之詳矣。然皆其立言。唯引孔子之言。証之十二章。後時引詩以發其意。是已。未嘗有片言隻辭引他書者。故雖堯舜授受之言。亦不援以為根本者。一篇體製為然。渠今乃以中庸不援為家說。尤券可謂妄矣。至於其言中庸援引具至。可笑之尤大者。是豈粗心

浮氣之人見大學雜引詩書孔曾之語旁及湯盤棘心書狐孟之言亦皆網羅包括焉遽謂中庸亦然乎其昏迷無執曾村學蒙師之不如也

徵曰若從舊解以為執無過不及之理則上下文勢大不相蒙豈有是理乎

非曰說者曰天相傳之曆數在爾躬矣凡處事度物信能執其中而不失之過不及以此治民則四海蒙休而天命可永保矣若不執中使四海困窮則天所予之祿亦永終絕又曰曆數在躬有遺大投艱意中字在政事上看四海困窮二句不過反言以足上意

正見中之不可不執也又曰執中即是撫綏四海之道而所以永享天祿者也故下反言以明之其文勢相承語意周足如此以舊解為上下不相蒙者吾不知也

徵曰後儒必欲得一微眇之言如道德仁義者以見孔子所祖述是自理學者流之見陋矣哉

非曰執中之中何注邢疏皆無解蓋不該解也皇疏曰中謂中正之道也中固兼正然必併正言之非適訓故朱子易以無過不及之名其實一也孔子稱賢知之過愚不肖之不及言皆失中也又稱舜執兩端

用其中兩端者大小厚薄之分亦猶過不及乃中之為無過不及聖門本旨其來尚矣初非有新異開創之義徵今以理學者流之陋病朱子殊可恠已

○子張問章

徵曰朱子曰致期刻期也無致字之義蓋慢者怠慢也令者三令五申之令其所以令申之者不勤而俾民怠於其事不覺逼期是有故陷民于刑意故謂之賊致者使至也謂使民不覺至期也非曰此致者推究使至之義致期云者言推致期限于民迫之取必也朱注刻期沿古注亦此是意但來

以為無致字之義者不察之悞渠言致者使至也可然渠以為使自然來至之義故有不覺至期之解是則甚不可又以慢與致係民滋誤矣果如其說使經文上有令者不勤句慢字上有使民二字期字下有陷刑二字而後其義始通今直曰慢令致期則是上既有令但民怠之不覺逼期也此侮上違令之民執而戮之亦其宜矣何賊之有况乎事皆係下而未見上施刑之意則無可以賊目為者若是乎其曲說之妄也

○不知命章

徵曰。君子稟命於天。為其所傳先王之道也。是其大者。而吉凶禍福。不待言也。先儒多以吉凶禍福言之。抑亦未已。

非曰。古來言命。駁矣。以傳先王之道為命。吾未之前聞也。蓋傳道是學之事。我學既至。而時之可以出處進退者。斯為命也已矣。苟以傳道為命乎。則後生晚進。未知道者。皆將曰。我不稟命於天。天豈可違哉。乃相率淪於汙下。不復志力以求為可乎。且業已以是為命。乃與吉凶禍福判然兩事。徵以不待言。該之不知何謂。但強推其意。渠豈謂君子任道自以為天之

付託。故雖有榮辱得喪之變。亦未嘗有失墜乎。然則文辭之拙。不能達其意也。徵於上文曰。受天命而為天子公卿大夫士。故其學其政。莫非天職。苟不知此。不足以為君子也。是又以受人爵奉職事為言。與夫修天爵窮達不二者。異矣。其意之陋。則吾蘭洲辨之。是矣。要之以枯燥之筆。寫卑僻之見。是以彼此衡決。前後破綻。無所管攝也。徵又以吉凶禍福為末。其亦誤矣。子思曰。君子居易以俟命。是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皆素位而行。不陵不援。不怨不尤之要。孟子曰。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是知性知天存養

以事天之實是章知命知有此也精粗大小豈有二
 致哉朱子因論是章曰此命是說死生壽夭貧富貴
 賤之命今人開口亦解說一飲一啄自有分定及遇
 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
 在後視之如無者只緣見道理都不見那刀鋸鼎鑊
 說得痛快深得孔孟之旨知此而後命可以俟焉又
 可得而立焉夫何末之有

徵曰王者出征告諸天受命于廟受成于學還亦
 獻馘于學學者聖人之道所在也聖人之立道奉
 天命以行之故君子之道歸重於天與聖人者無

適不然焉論語之所以終始可以見已

非曰異矣哉徂來之說也受成獻馘是王者用兵之
 事以是律左傳戰國策無名之師不義之戰則可於
 論語有何關涉君子之道歸重於天與聖人無適不
 然者固也然春秋之世王室卑約學校之政不修故
 渠之据戴記證其遠然者於論語一無所當信是言
 也學者何由見論語之所以終始其為說豈非踈漫
 之甚者哉盖徂來之為人學識妖妄尚異好勝內挾
 蘓張之術改頭換面以捏造陰霸陽主之說曰先王
 曰禮樂曰安天下之民以虛喝世之庸陋無識管闕

蠱測之徒。鼓以浮誕之辭。恠譎之文。以怵惑一時。不
 復悟於識者。以為笑弄之柄。為可憫也哉。然天下冥
 冥。知而多愚。不肖宜矣。其說之售也。是章所謂王者
 天命。亦其怨鳴之遺。不足真于耳目。知此則凡一部
 徵中如是之類。皆可概也矣。善夫尹彥明氏論是章
 曰。知斯三者。則君子之事備矣。弟子記此。以終篇得
 無意乎。學者少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為可用。不幾
 於侮聖言者乎。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朱子援以
 結集注。深得其要。與渠之引戴記。以揣摩為者。並而
 觀之。孰實孰虛。孰切孰泛。孰密孰疎。孰正孰偏。讀者

當瞭然於一日之下矣。抑予嘗竊論之。我邦學術之
 壞。昉於仁齋。成於徂來。以新奇之說。建立門戶。病乎
 程朱之道。高明正大。無可議。鍛煉羅織。日以莊禪之
 遺。一意反之。甘陷於管商功利之陋。是其梗槩也。夫
 興千載不傳之學者。程朱也。首闢佛老者。程朱也。其
 書具存。可考而知焉耳。今也逞私見。罵以不知道。其
 張皇之甚。思孟且不免譏斥。何有於程朱。其說一塗
 民之耳目。使洪水猛獸之害。復見於今日。悲夫。是編
 向已屢聲其罪。今又舉前修之說。可移以砭之者。以
 及其義云。蓋昔者胡敬齋傷世儒之頗僻。有言曰。程

朱發明道理如此明白開示為學工夫如此真切今人又做差了道之興喪不係於天乎陳清瀾繼之曰三代而下人物而至於程朱亦可以無譏矣講學而至於程朱亦可以無議矣其言亦儘精儘密儘美儘備矣今之學者所急唯一行字耳誠能實循其言亦足以造道而成德矣何必聘其聰明矜其辯慧別出一機軸以求勝於古人哉吾見求勝未幾而已淪於佛老之謬妄矣學者舍程朱不為而欲為佛老烏在其為智於戲胡陳二氏之見卓矣但今日之害則不在佛老而在管商蘓張之術試就陳氏之說易其佛

老二字乎則其言皆深中近儒之病矣馮貞白辨王學之非有言曰訛以傳訛而不知其非假之又假而遂信其是則其說益長而其見益錮其見益錮而其真益亂其真益亂而其和益衆其和益衆而其術益行以至今日而猶未已可畏也又曰世人本無學術見其如此遂以為或者其果是也而靡然從之此自古收名譽偽之士所以玩侮天下而愚之太氏皆用此術如鄉原自以為是如色取仁而行違者居之不疑如少正卯言偽而辨行僻而堅如小人之中庸小人而無忌憚蓋自己不信安能使人之必信自己疑

於所行安能使人之必行故雖或明知其有所未安而且執之以不回也然而自信愈篤則所行愈悖所行愈悖則其流毒愈深何也小人之為不善也猶必有顧忌如問居為不善者厭然於見君子之時是其心猶知君子之可畏也其心猶知君子之可畏是其不善猶可以君子而懼之使不縱也而今所為若此是亦甚於間居為不善之小人而凶邪強戾其毒將膠固深結而不可解矣世人飲其毒以至顛踣暈厥瀕死者數矣而猶幸殘喘之僅存以為長生妙藥也方且匍匐以告人嗚呼何其愚哉於戲馮氏此言亦

切中今日之弊世之學者所宜猛省也馮氏又曰夫文章與時高下學術關運盛衰方當盛明之世而使叔季苟簡之學術得_レ以聳聳而愚之憂世道者不能以無慨也驥失而駘矣人且以為驥也駘又失而巨驂矣人猶以為驥也則將何所終耶必有力者禁而絕之無力者亦辭而闢之庶乎邪說不得以誣民而上古渾厚之風三代寬裕之意可以復見於今矣於戲是又深得孟子承聖之旨揚墨而下至於今日何代無賢其說雖家異人殊乎所以誣世塞仁義則一矣任道君子豈容寬厚退讓袖手旁觀為哉蘭洲先

非徒
卷之八
懷德堂
黎惠堂

生之辨。其摧陷廓清之功。蓋偉矣。予亦不自揣。輒續其編。極筆辨折。不復假借。庶幾撲燎塞源。以拯世之焚溺。使其徒改轅易轍。以適乎正坦明之途。也是足以為不虞生斯世之一端焉。爾乎是編起緒於明和紀元甲申。百事搖奪。作輟四年。得卒功於今茲丁亥。其為書也。一秉正編之意。或攻或守。務解洛閩重圍。而後已焉。若夫經義之異同。取舍。往。日。聞諸父師。吾庠所受。以為定說。暨予之宿疑臆度。欲取是正於君子者。一切擔閣。之。不敢攬入。以壞一書體制也。蓋予以家學。崇尊紫陽。生平志業。竊比王文憲。不喜吾邦

一種朱學。褊隘固滯之風。但世無何文定。則其所蘊乎。實有未易傾寫焉者。且予齒未也。姑俟異日。以有所論著。亦其宜矣。讀是編者。其審之。或人謂予曰。吾子從正學。則其所辨正意。必不失焉。然以壯歲銳氣。與世持爭。端得無悔於老成之日乎。曰。否哉。凡闢異端。扶正道。唯力之視。辭不厭嚴。筆不厭健。是以予思言之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程子亦曰。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妄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自溺天下於汚濁。是皆正路之蕪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程子之言。凜乎可敬。亦能發子思明辨之義矣。

作啟
卷之八
葉惠

昔者楊墨雖設也何必以無君父立教然孟子要其
 歸直斥為禽獸因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以
 從適後人其深懼而力救之者如此朱子隨係之說
 曰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也若不能攻
 討而又倡為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為邪說之徒亂賊
 之黨可知矣朱子又嘗言讀書如猛將用兵直是鏖
 戰一陣如老吏治獄直是推勘到底予也雖薄劣而
 奮然從事於此實先正遺意幸而得壽學有寸長乎
 則將曰辨之未明闢之未力也又惡以銳氣爭端自
 累焉哉是予之所深信也異日予而果懊悔斯舉如

徂來於護園隨輩乎是我學術叛思孟畔程朱以陷
 異端也吾豈然乎吾豈然乎

非徵卷之八

大阪府庫
懷德堂藏

天明四年甲辰十二月鳩功

發行書舖名居

江戸

日本橋壹丁目

須原茂兵衛

京

二條柳馬場

林伊兵衛

大阪

心齋橋南壹丁目

松村九兵衛

大阪

心齋橋傳馬町

奥田彌助

